

# 一个人和一个时代

## 谢孔宾传

□耿立编著

那些父老说好好好，曲阜是出圣人的地方，我们庄也出了人才。

环顾这十里八乡，无论赵家李家孙家，没一个大学生吧？谢孔宾考上大学，真的是为谢家争了光。

一直受气的长工的儿子，一个给人做剪纸的农妇的儿子，这回算是扬眉吐气了，算是为家族争了一口气。

接到大学通知书的这天夜里，一家人都高兴得睡不着觉。木讷的父亲常年皱着的眉头张开了，话也多了，脸上也有了笑意。母亲也高兴地在神像前拜上几拜，剪了一张鲤鱼跃龙门。亲戚邻居到了家里，都看看大学录取通知书什么模样，那些粗糙的手把那张纸拿在手里，好像托着一个娃娃。

谢孔宾是单县城西南，几十个考生唯一考上大学的人。要知道，他在战乱中只上过初中，当他备考高考的时候，很多人是抱着看笑话的态度，一个小学教员还想走出乡村，除非祖坟上冒青烟。

谢孔宾东走西借找到了几本高中的教材，一个人在工作之余的夜间苦苦钻研，最后总算有了惊喜。

谢孔宾那晚也没有睡着，他知道这个世世代代农民的儿子，这个原以为做一辈子的乡村小学老师，终于可以走出这片宽厚的土壤，去大学里，去城市里呼吸现代文明的空气了。

但他又想到，父亲老了，自己又离开了家，真是喜中有忧。到了秋天要开学了，但谢孔宾家里没有钱，爹娘帮不了，他从浮岗乡里贷款40元入学了。

谢孔宾离家了，他看看在门外的父母，他们的头发都白了，其实那时父母才五十多。谢孔宾想，以后，一定要让爹娘到城里去享福。

谢孔宾的新生活开始了，一种有别于老家的大学生活。

他与另外几个同学共住一间寝室。比起流亡时候的大通铺，比起在刘口中学时睡的桌子，真是天上地下。寝室还有桌子可供自习，而且洗漱间和厕所都在同一层楼里。不像在老家的小学，或者是初中时候，那时冬天的夜晚最麻烦的是上厕所，即使别的季节，要是痢疾拉肚子，跑那么远，也是一件尴尬的事。

那大学宿舍楼道的北面设有盥洗室，分里外两间，外边是洗刷池，里边是厕所。把厕所建在楼房里，对有些来自农村的学生来说，是前所未闻的事。

有位初入校的同学，小便后对宿舍的人说：“到底是大学，尿池子也高。”听者知道他找错了地方，会心地笑了。

从农村来到大学，一切都

是新的，作为农村的孩子、农民子弟、一个小学教员，能上了大学，谢孔宾非常知足。在大学里能学知识，有图书馆，有篮球，还管吃管住，不光不收费，师范类的学校每月还有两元钱的助学金。谢孔宾觉得，这样的好事哪里找！

在图书馆里，谢孔宾望着一整排一整排立在那里的书，有线装的，有繁体竖排的，还有简体横排的，有许多国外的名著，有鲁迅全集。他就像一个乞丐，忽然发现了馒头和烧鸡、肘子，他是那么地如饥似渴，他的手一摸那些书脊，就感到心里莫名地激动。

谢孔宾发现了很多的书法字帖，他看到了汉碑，这是曲阜啊。

若论对后代书法的影响，汉代碑刻可以称冠。汉碑最多的地方是山东，曲阜存有四方最著名的碑，分别是《礼器碑》《乙瑛碑》《史晨碑》《孔宙碑》；曲阜孔庙、孔林中碑甚多，几乎可以说满院子都是石碑，但多是明清时帝王和官宦所题之碑。

每到星期天，谢孔宾就去孔庙和孔府，寻汉碑之所在。有时早去，有时晚去，为的是人少，他可以得以静心欣赏这些以往只是在拓片上见到过的名碑。

孔庙除掉《礼器碑》《乙瑛碑》《史晨碑》《孔宙碑》四方名碑之外，还藏有《西汉五凤刻石》《北魏张猛龙碑》《隋修孔子庙碑》《宋重修兖州文宣王庙碑》《金重修至圣文宣王庙碑》等数通名碑。《汉五凤刻石》虽刻字不多，但反映了西汉前期的刻石风貌，有巨大的文物价值；《北魏张猛龙碑》是魏碑名品，习魏碑者无人不知。

在曲阜这两年，谢孔宾的书法眼界打开，除掉上课，谢孔宾就临写书法。谢孔宾知道大学的生活来之不易，他每天准时去教室上课，从不缺课，笔记也做得非常仔细。同寝室里但凡有缺课漏课的，都找他要笔记本抄。因为他的书法好，笔记认真，这使谢孔宾在寝室里成为一个格外受欢迎的人。

在大学里，谢孔宾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。他有一份自己的学习计划，从专业到政治课以及体育，每一项谢孔宾都要做到最好，都要拼出最好成绩。他知道，一个农民的儿子，没有背景，没有关系，只有最好，才有机会。所谓关系能挤走的往往是后几名，你排第一，挤走的概率会小得多，你的机会就多得多。

当时曲阜师院的学习和学术氛围非常好，这来源于一个大教育家高赞非。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谢孔宾是幸运的，遇到高赞非先生办学。“学校犹水也，师生犹鱼也，其行动犹游泳也。大鱼



前导，小鱼尾随，是从游也。从游既久，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，不为而成”。

初办曲阜师院的时候，高赞非50岁年纪，正年富力强。他早年十分崇拜一代儒宗梁漱溟，在1924年夏天，高赞非才18岁，他就带着自己撰写的《论语讲究》到菏泽，省立第六中学去拜见在曹州办学的梁漱溟，当时在菏泽的还有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熊十力，这两位大师都十分看好高赞非，在他们的熏陶下，高赞非打下了十分深厚的儒学、佛学的底子。

后来高赞非跟随熊十力先生讲学，从武汉到南京到上海、杭州。1927年，高赞非被熊十力推荐任中央大学哲学系助理；1930年，高赞非整理了熊十力先生1924—1928年与朋友、学生论学的记录及书札，出版了《尊闻录》。后来，高赞非跟随梁漱溟从事“乡建”运动，前后七八年，撰写了《地方自治与民众组织》一书。

高赞非崇拜推行“乡村建设”的梁漱溟，并信奉、致力乡建运动多年，主要目的是在寻求济世良方。正因如此，抗战爆发后，当他看到韩复榘下令将乡农学校枪支及其壮丁整批拉走、改良主义的乡建济世道路行不通时，不仅不走流亡、归隐之路，而是毅然组织了百余人的队伍，在菏泽、郓城一带开展抗日斗争，并创办油印刊物《鲁西吼声》。

在曲阜师院成立大会上，高赞非先生说，“我们是第一所走向农村的高等学府，对启迪民智，改造农村有着发端的意义；我们也是山东第一所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办起的高校，我们要发扬革命传统，走自己的路，办出自己的特色来！”

在上大学的两年里，谢孔宾从1956年，走到1957年、1958年。那段时日，对他来说是一种学术的初步熏陶，也见识了一些社会的风雨。

## 第八章 肥城四年

1958年暑假，谢孔宾从曲阜师院中文系毕业，被分配到肥城一中，成为一名中学语文老师。

这年他28岁，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，首先他买了一挂蚊帐。从小到大，第一次用上了蚊帐，夏天再也不怕蚊子叮咬，所以来蚊帐的事，让他铭记一辈子。

到了肥城一中，先试讲。在

讲台上，谢孔宾把平时的积累、学养一一展示出来。试讲的是初三语文，党委书记李乔偕同校长、教导主任等听课，很满意。

听课后，当即分配给谢孔宾初三和高二两个班的语文课。

后来肥城办了大学，谢孔宾就被分配教大学的“文学概论”。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三门课，三个层级，三本教材，三个教案，三种不同人群学生，并且谢孔宾另外还兼任高二副班主任和民兵副连长。

在那个年代，是钢铁元帅挂帅，中央确定，1958年我国的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。

为了一年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，当时大、中、小学普遍停课，开始了“夜以继日地劳动”：在城市，中小学生的劳动是木工、电工的绕线、焊接、缝纫、洗衣等，在农村是种粮、种菜、养鱼、施肥、锄草、饲养动物、翻地等。

当时肥城一中谢孔宾带的学生去县城北面的马山拉铁矿石。其实马山属于长清，距离肥城县城70华里。马山，因其形似卧马而得名，这马山出产铁矿石。其实马山的另一个壮举，是马山东侧的斜坡上有块巨幅植物标语“毛主席万岁”，曾被世界吉尼斯大全上海总部命名为“植物标语‘中国之最’”。这块植物标语栽植于1959年，由100多万株柏树组成，南北总长764.8米，占地总面积276.9亩，平均字高235.2米、宽142.6米、占地50亩。

到马山拉铁矿石，谢孔宾和学生早早吃过早饭，他的车子装了200多斤，而班长张霄峰第一个装满一车足足300多斤。

谢孔宾出生平原，从小没有走过山路，更不用说推车子，推装了200斤石头的车子。这车子是独轮手推车，正因是独轮，适于崎岖的山路或者偏僻的乡间小道，但对推车者来说，需付出全身的体力。对于新手来说，这独轮车的“脾气”掌握不住，那车子就东扭西拐，不听使唤，着实难以驾驭。

那些学生虽是少年，但自小在山地长大，自小就摸独轮车，他们推着几百斤的铁矿石如履平地，而谢孔宾却是摇摇摆摆，一路蛇行，狼狈不堪。等学生轻松自如推上一段，停下歇脚的时候，他却要急着追赶。可等他好不容易赶了上来，那些学生早歇好了，看老师满头大汗步履蹒跚

的样子，就笑着又推起车子一哄而散，只留下谢孔宾尴尬地望着他们的背影，徒呼奈何。

正当谢孔宾深一脚浅一脚，左倾右斜，累得浑身冒汗，热辣辣得像火燎，寸步难行，体力耗尽的时候，班长张霄峰把独轮车上的铁矿石送到学校，又折身回来接谢孔宾十来里路。

等他们把独轮车的铁矿石弄到学校，天快黑了。

谢孔宾回到办公室，拿起暖水瓶，拔掉壶塞，不热不凉，一壶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，到寝室倒头便睡去了。

一觉醒来，骨头散架一般，浑身酸疼，起来去厕所解手。谢孔宾因为困乏折磨，还处在朦胧的状态。

“咣当”一声水桶的响声，把谢孔宾从迷糊中惊醒。忽然一个人影在前排房角一闪消失了，似真似幻。

谢孔宾一惊，几步赶上才发现是两个女生抬着水桶，匆匆地躲避老师呐！

“是谁？”  
那两个女生停下来，解释说：“老师，这几天咱光抓钢铁，忽略了农业，白菜地都板结了……”

当时的学农不但学工，还学农。那年秋天，学生们在学校开辟了一片菜园，施肥、翻地、耙地、打畦、挑沟。白菜栽上了，每天傍晚或者清晨要浇一遍水。如是晴天，清晨就要摘来梧桐叶、蓖麻叶，一片一片盖到白菜苗上，防止阳光伤了娇嫩的菜苗。傍晚将梧桐叶、蓖麻叶一片片掀开，再给白菜浇一遍水。

当时浇水要从大井提水，管下了井还要摆动几下井绳才能把水打满。当时打水的都是壮劳力，但这两个女生却悄悄地打水，光是把井绳带管提上来，就很费力气。

月色下，谢孔宾看清楚了，女生是孙业新和李桂兰，怕老师责备她们违犯纪律偷着干的。

这时的谢孔宾忽然热血沸腾，浑身的酸痛顿时消尽，他很是感动：她们一天跑了140里路，还用头巾捆着一大块石头，背了70里，这些学生不苦吗？不累吗？不困吗？

是的，这些单纯的孩子感觉为理想献身是崇高的，也是幸福的。谢孔宾涌起的只是敬佩她们，他还能再批评她们不按时作息违反纪律吗？